

沈宗灵：法理之宗 学人之师



姓名：沈宗灵
性别：男
籍贯：浙江杭州
去世原因：病逝
去世时间：2012年2月16日
享年：89岁
生前职务：北京大学教授
生前住址：西二旗

沈宗灵 著名法学家、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，被誉为中国法理学的一代宗师，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奠基人，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法理学、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学三个方向。



1990年，北大国际法学会议上，沈宗灵（左二）在看材料。

2月16日，北大法学院正在筹备祝寿活动。

再过9天，就是沈宗灵先生90周岁的寿辰了。

突发消息，沈老被紧急送医治疗。亲友、学生们的祝福语都没来得及送上。

他走得安详，可惜没能看到90大寿的蜡烛。

好学大家

刘星是沈宗灵的学生，他在北大法学院图书资料室翻阅外文书时，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法律理论的书，借书卡上都有老师的签名。

由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跟沈宗灵是同事，他见证了沈宗灵被打成右派不得上课教书的年代。

那时，学校成立一个编译室，翻译西方的法学论文和资料，沈宗灵有机会进入编译室工作。这个编译室与由嵘的办公室只一墙之隔，他经常听到沈宗灵他们很激烈地争论，“几年内翻译了很多很多，取得很大成果，在当时研究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，对我们这些老师以及教学研究都是独家的参考”。

右派身份得以平反后，沈宗灵跟家人说，“我已经60岁了，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些时间弥补过来。”在儿子沈波的印象中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写。

1998年，沈波在美国博士毕业，沈宗灵前往参加毕业典礼，在美国这一个月，沈宗灵除了跟儿子一起回到了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，其他哪都没去，“就上图书馆”。他用沈波的图书证借书，“把图书

证上所有项目用完”。

沈宗灵的学生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还是学生时，他遇到沈宗灵时，老师手不释卷，到老师晚年时，他还是笔耕不辍，“每一次见到沈老师，他都是放下手里的书或笔，从书稿堆里抬起头来接待客人。”

较真教授

1948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归国，沈宗灵回到复旦开始教书生涯。1954年，借着北大重建法律系的机会，他到北大任教。

当时刚大学毕业的由嵘说，“那时沈老师30岁刚出头，风华正茂，年轻有为。”对由嵘这样的刚出校门的教师要求更严，“备课计划，编写讲演稿、试讲，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地，反复看好几遍”。

沈宗灵曾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当时担任这一委员会的秘书。他回忆说，沈宗灵曾参加两次会议，“当有人提出要撤销本科，完全按照美国模式，或者继续保留专业，本科也要细分专业时，沈老师一直强调中国的法学教育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教育，不能取消本科。”韩大元记得那次会议上，沈宗灵有些情绪化，“没有用很温婉的语言表达”。

沈宗灵很较真。他的弟子郑强回忆，有次某国家部委请沈宗灵去开会，主办方给每个参会者一个信封，回来后沈宗灵看到有五十块钱，他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，要寄回去。郑强跟他解释说，这可能是交通费吧，“沈老师说，交通费？我是做公共汽车去的，回来的时

候是中巴车，很便宜的，用不了这么多。”沈宗灵坚持把刨去路费剩下的钱给寄回去，他说，“我不拿这些不明不白的钱”。

浪漫慈父

1958年上半年，沈宗灵成了右派。儿子沈波认为，之前很爱交朋友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再与朋友打交道，因为他不愿意连累别人，不愿再去联络别人，而且躲避别人。在沈波看来，父亲这种性格的转变就是因为被错划为右派。多年后，沈宗灵曾跟他的学生齐海滨说过，这是一段“屈辱”的命运。

但父亲又是个豁达的人，沈波回忆，他小时候会在未名湖滑冰车，父亲会在前面拿着绳子拽着冰车一圈一圈跑。自己大学毕业时，在感情和工作上遇到烦恼和困难，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他，在未名湖边走来走去，“你应该看开，目光应该放得更远。”

“父亲是个非常浪漫的人”，沈波说，母亲也是父亲的学生。沈宗灵到北京参加中央新法学研究院培训后留在这里工作，当时沈波的母亲作为检察院系统选送的学生到这里培训，“他们在那里认识的”。一向被视为非常讲原则的沈宗灵，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。沈波说，母亲的作业就由父亲帮着修改。

沈波说，父母两人当时都很爱吃，几乎把北京所有的餐馆都吃遍，每到下午四点，两人总会去颐和园，看湖光山色……

本版采访/本报记者郭少峰
实习生葛南南

亲友评价

沈先生是我们国家法理学、比较法学、法律社会学等很多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，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，学科建设初期工作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，他在这个方面所作的创新和努力非常巨大的，今天法学学科能有这么多的分支学科、能有现在的法学繁荣局面跟他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

沈先生一生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为人正直、低调、亲和，淡泊名利。即使是在很特别的时期，他也坚持

以人为本，没有说过违心的话，也没有做过违心的事。
——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是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学者，他的一生，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的。他始终坚持了一个学者的良心，坚持了潜心治学的品格。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以学术为重，淡泊名利。他那份对学术的坚守，永远是我们的楷模。

——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

在外人看来，沈老师过的是苦行僧一般的生

活。退休后的沈老师基本上没有体育活动，每天早晨拿着牛奶从家里走出来再回去，这是他一天唯一的体力劳动，其他时间全是在写作、在阅读。

——沈宗灵弟子郑强

沈老师之所以不苟言笑，是他不善于或者不认为有必要去刻意与别人结交关系，或者去说一些本没有必要的虚称，君子直来直去，这是一种真，当然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合群。还有一种真是他求真务实本地做好学术和学问。

——沈宗灵弟子、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琪

逝者，记忆之文字，生命之印痕。

电话：67106710

邮箱：shizheban@sina.com

本栏目协办单位



责编 李天宇 图编 田铮 美编 李铁雄 责校 吴限

四月是清明 出书祭先贤

——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个人文集自传、家史家谱

北京海淀图书城25号“家史·家谱·传记书店”； 出书热线：010-6892 0114 6892 0399


